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 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晨曦 在歌唱

“眼神”是鲜活的，“背影”是恒久的，
“动作”是各异的，人生情感，别具一格。

叶 静◎著

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 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晨曦在歌唱

叶 静◎著

“眼神”是鲜活的，
“背影”是恒久的，“动作”是各异的，人生情感，别具一格。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晨曦在歌唱 / 叶静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2.5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ISBN 978-7-5468-0281-7

I. ①晨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93341号

晨曦在歌唱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叶 静 著

总策划: 张海君 徐 迅

主 编: 沈天鸿

责任编辑: 余 琰

封面设计: 晴晨工作室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281-7

定价: 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深山古意 叶静其文

——叶静散文集《晨曦在歌唱》序

吴 忌

叶静说：“我在山城写作。”

是的。我先识得叶静散文，再识得叶静。一直喜欢。我认识的叶静稍矮，且瘦，面色略苍暗。初见若不介绍，谁会注意他？记得他？要守在村子里，守在地头，叶静就是给人看场子的老农。

作家叶静为什么不可以是老农？

他本就居住在大别山腹地，特别关注自家后园、砂锅瓦罐、小火炉、老家门槛，关注山里的豪猪、“山墙的裂缝里藏着整窝的麻雀”、雪地里产小羊羔的母羊，喜欢竹子、苍术、秋桐、金荞麦，记得窑匠、捉黄鳝的人、编“筐箩、果盒、碗垫、提篮和鞋架”的哑姐。那地方叫岳西。岳，古南岳，汉武帝封的，一直留有汉武大帝的霸气与神秘。久居其中，叶静浸染了这些。

是大山的高深茂密使叶静稍矮且瘦的。大山比任何人深厚。躲在岳西，作家叶静山民一样。他日常的身姿也与上山岭或攀爬岩石有关，微微含胸而高昂了头，下巴向上挑着固执，目光上举，看着老远。他看人，直视，不喜眨眼。有时无言，或忽然与你辩论真理爱恶而致你理屈词穷。说话响着岳西高腔的清脆，仿佛从山谷弥漫而至山顶的绝响。

而叶静的风范，就集中在他的“拒绝”与“选择”上。

比如他“拒绝”做中学校长而“选择”做语文老师。对于生活，精神，文字，都如古时陶然的私塾先生，满腹经纶却固执于清贫。陶然于读书，陶然于教学，陶然于写作，陶然于乡土风物。凡他不喜欢的，都“拒绝”；喜欢，就“陶然”。

我印象，他陶然的还有酒。

有朋友聚，则聚而饮之；无，则独饮。他饮酒一定有着独特的滋味。包括对酿酒的母亲，对早逝的父亲，对山中幽隐的日子，执著了记忆，继承。我多次坐在旁边，陶然他喝酒的陶然。这些酒，似乎就是他日子里最重要的细节。慢慢，静静，沉醉，执着其中。四季风物都从大山深处躲进他溢满酒意的散文中了。慢慢而静静的酒，文章，叶静都品出了诗意的温情。而对身边的人与事，大地上无尽的细节，叶静都儒雅道来。凡我们所阅读的，都是他“选择”了的。我怀疑还有更多人与事被他“拒绝”了，不愿意说出。那可能是叶静或叶静的大山不可言说的秘密。

而拒绝说出更多，也是作家的权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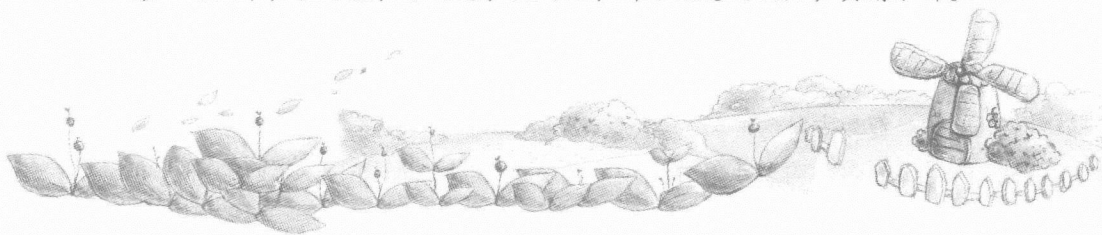
叶静不喜怀疑人，发现什么就直说，叶静以及叶静的散文从不哗众取宠，几乎拒绝了技巧与修辞，只一如既往承传中国文人的道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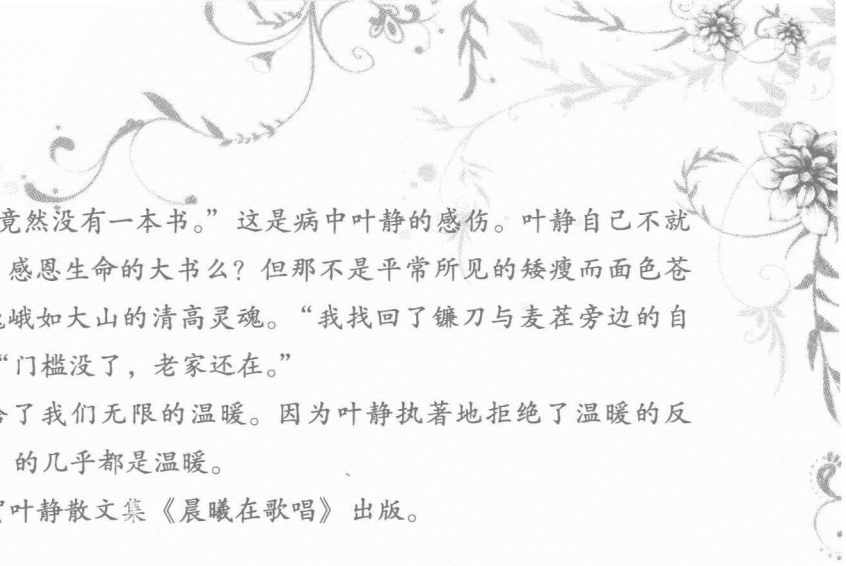
他散文里写到，“父亲醉酒之后是唱高腔”的。作家叶静也如是。

我特喜欢叶静所执著的纯粹与古朴。文章真诚而古意盎然，仿佛汉武帝南巡时天地氤氲的大气。虽然文字呈现的，多是山民视觉的大山风物，农事，甚至农具的思想，明显了季节更替的痕迹，乡土意味厚重得老酒一般醇酏。然而自然，细腻，舒适。文字都源自叶静内心，仿佛反复耕耘的泥土长出了熟稔的好庄稼，且包容了作家自己的气息。叶静一直用敞开的心灵滋润着这些文字的呼吸。

我一直执著于阅读叶静的散文，从那里获得源自大地的气力，使自己坚实。

叶静是在用散文对周遭的日常真切地感恩。所执著的大地生命，乡村邻里，传统之美，这一切都专属于这一个叶静了，无论题材，言语，结构。他絮叨的生命，轻与重，乐与悲，生与死，那不经意的淡然，真情浓郁。





“一个人手边竟然没有一本书。”这是病中叶静的感伤。叶静自己不就是一本直陈大地，感恩生命的大书么？但那不是平常所见的矮瘦而面色苍暗的叶静，而是巍峨如大山的清高灵魂。“我找回了镰刀与麦茬旁边的自己。”叶静说了，“门槛没了，老家还在。”

这些散文，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暖。因为叶静执著地拒绝了温暖的反面，其所“选择”的几乎都是温暖。

谨以此文祝贺叶静散文集《晨曦在歌唱》出版。

2011年2月2日，除夕夜

· 目 录 ·

第一辑 眼 神

晨曦在歌唱 / 002

白露的姿态 / 005

秋天在高树 / 008

再见了，后园 / 011

无端想起一个人 / 013

回 眸 / 015

五点钟醒来 / 018

鸟落中秋 / 020

近郊的心情 / 0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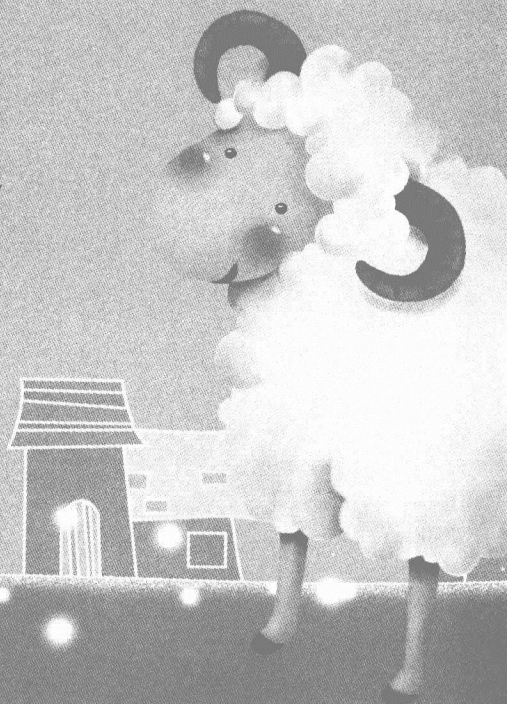
走出冬蛰 / 024

立秋的凉 / 028

豪猪来访 / 030

女儿和螳螂 / 032

月牙儿 / 034





晨曦在歌唱

Che Xi Zai Ge Chang

一块铁 / 036

一方荷池 / 038

行走的春雨 / 040

幽默的人 / 042

小桃湾有蛇 / 044

屏幕在下雨 / 046

强盗请你喝酒 / 048

一只羊在雪地咩叫 / 050

把雪扶起来 / 052

枫林里的小男孩 / 054

第二辑 背 影

砂 锅 / 05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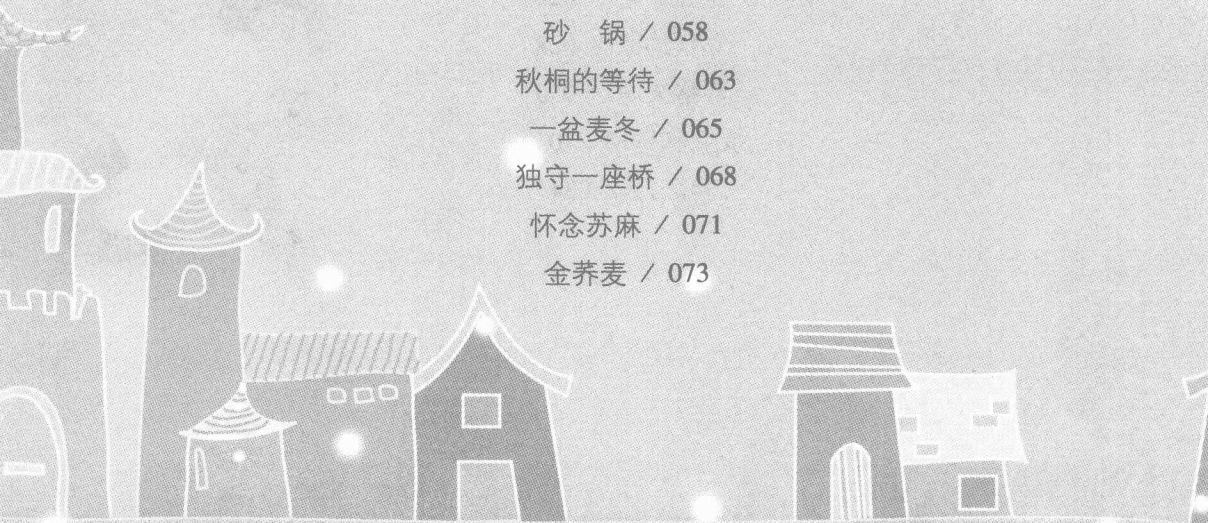
秋桐的等待 / 063

一盆麦冬 / 065

独守一座桥 / 068

怀念苏麻 / 071

金荞麦 / 073



目 录

老家的门槛 / 075

麦 香 / 077

芳 邻 / 080

只要心灵敞亮 / 083

去年的栀子花 / 085

坐夜的母亲 / 087

母亲的酒酿 / 089

一种高度 / 091

淡墨夕阳酒一杯 / 093

卖空气的人 / 095

暮色·老井 / 097

记住美丽 / 099

第三辑 动 作

给自己挂个电话 / 102

没有什么大事 / 104

我在山城 / 106

火烧松 / 110





晨曦在歌唱

Chen Xi Zai Ge Chang

开秧门 / 112

金针花的秘密 / 114

五里半 / 116

楼顶和楼顶上的 / 118

绳子的位置 / 121

温暖地栖居 / 123

空桶与漏桶 / 125

掐去偏丫 / 127

山里春光如积玉 / 129

轻轻合上一个谜 / 131

雨天干点什么 / 133

打 开 / 1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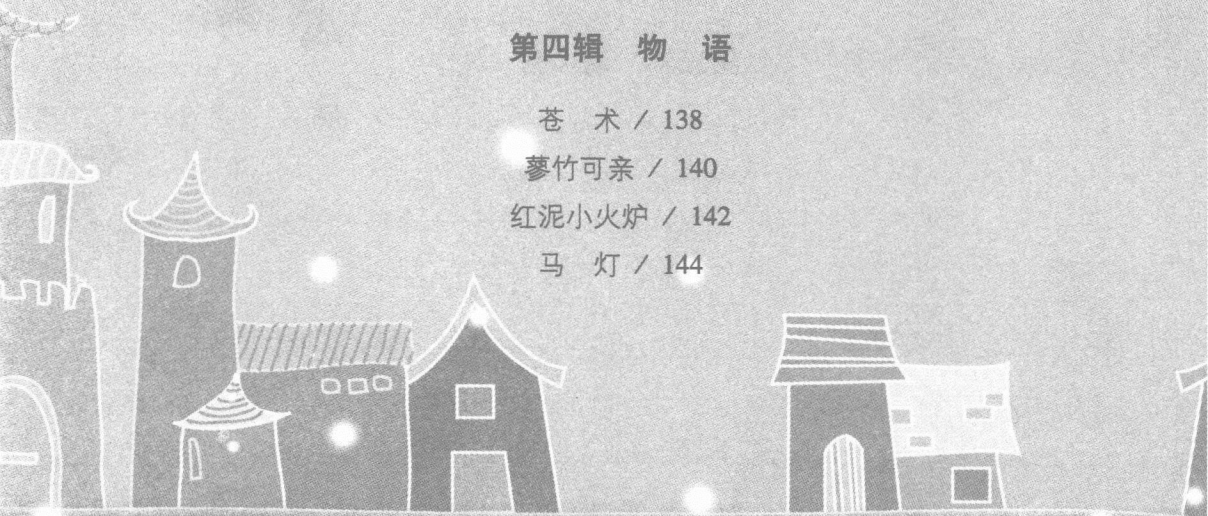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辑 物 语

苍 术 / 138

蓼竹可亲 / 140

红泥小火炉 / 142

马 灯 / 144



目 录

向阳的树 / 146

明天的味道 / 148

又别小鼠 / 150

怀念一条狗 / 153

笛 赋 / 155

偶然花 / 157

雌雄罐 / 159

第五辑 行 吟

文字是暖的 / 162

窗 景 / 165

呼喊的石头 / 167

人是危险动物 / 170

从看阅兵到观海潮 / 172

我借网络说张曹 / 174

阳光温暖着后背 / 177

昨夜星辰昨夜风 / 179





晨曦在歌唱

Chen Xi Zai Ge Chang

欣留璨锦焕烟霞 / 181

初夏的大宁河 / 183

神秘谷 / 185

古寨杜鹃 / 187

走过乌镇青石巷 / 1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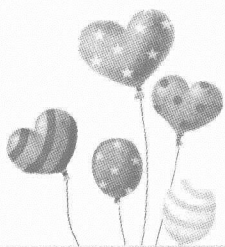
后 记 / 191



第一辑 眼 神

晨曦在歌唱
白露的姿态
秋天在高树
再见了，后园
无端想起一个人
回 眸

.....





晨曦在歌唱

我真切地听到晨曦在歌唱。

这是一个大嗓门的歌唱，尽管有许多人并不在意。晨曦的歌唱是天地在共同发声，是宇宙在吐纳宏气，是所有星体在为它提供音符和旋律。晨曦的歌唱让人惊心动魄，使人间万物聳聳顿聪。

晨曦在歌唱。寥廓天际的上唇，无垠大地的下唇，发出旷古一新的声音，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响起，一路跌宕生姿，一路鳞浪灼灼，每一双眼睛都是聆听的器官，每一只耳朵都是接受的器具，每一颗心脏都是感应的灵府。晨曦化胎元为乳白色的音符，在广袤的空间弥漫，扩展，消散，直至融入每一株草木、每一个躯体或者每一条血管。

我站在家门口的稻场上，极目晨曦的灿烂音色，倾听黎明的全新昭告，感觉到每一个日子的到来，都是人生的一次隆重洗礼。哪怕天空隐晦了亮光，哪怕浓云遮蔽了华彩，我仍然听到一种巨大的乐音从天的那边传来，从夜的尽处传来，像一个青年在山冈上吹响了洞箫，或者一个乐师在古代弹响了一只箜篌（尽管那东西我至今未曾见过），我身体里的活力与激情一下子就被释放出来，我甚至觉得这个日子独独为我提前设置，在别人尚待酣睡的时候，我醒来，走来，抬起头来，我注目东天，多想裁下一幅晨光的素宣，斫竹为笔，蘸泉为墨，画下这绝尘脱俗的音像，留给日后可能出现细雨霏霏的心空。

以声音作为音乐，只是人的一种机械而古板的定式。其实，世间万物无不可以为佳音妙乐的源泉。温度、颜色、味道，甚至感觉都是音乐的载体。唐代诗人皎然在一首《效古》诗里写道：“日出天地正，煌煌辟晨曦。”诗人着一“辟”字，正是懂得一种亮度可以像时空一样打开，可以



像流水一样支使，也可以像画幅一样摺卷。中国画里写声，不是有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和“踏花归去马蹄香”吗？那是何其巧妙的构思，又是何其形象的联想。白居易由一截树根的形状联想到一匹奔马，接着他就仿佛听到了马蹄声，听到了宁静中某种强悍的力量在击节。南朝有个诗人叫王韶之，他在《宋四厢乐歌·食举歌》里说过“晨曦载曜，万物咸覩”两句话，其中“载曜”就很新颖，他的意思是说晨曦能够承载日、月、星等天体的光芒，正是这光芒把万物照亮。那么，何妨说，这“曜”就是音符，就是晨曦歌唱的悠远而嘹亮的旋律。

能够歌唱的事物总是令人愉悦的。由是，我想起了我那位堂姐精心编织的藤条器物，那些器物诸如筐箩、果盒、碗垫、提篮和鞋架等，都是能歌唱的物什。堂姐是一位哑巴，她的语言的天空总是漆黑的，只有她的微笑一如那晨曦，璀璨着我幼年的心智。多年以后，我默想，我能一如既往地早起，也许源于她在黎明时分就打开了门，迎进来那第一缕晨曦，而那晨曦又照亮了我的眼睛。人的一生，总有那些细小的事情在悄悄影响着你，比如一句话，一个眼神，一件物体……我那时想，堂姐不能说话，她的语言的精华都凝聚在她手中的藤条上了，那些堆满堂屋的大大小小的藤器，分明就是乐器，哪一件都能拿起来吹奏出别样的乐音，在黎明，它们和晨曦一起歌唱；我还曾想，大父家的日子就是因这些藤器而生色的，堂姐分明就是一位音乐家，或者歌唱家。

后来看到智障指挥家舟舟的指挥，我才发现残疾人的天才早已藏在他们那被人们不待见的畸形中。稍后，我给学生教授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和《再塑生命的人》，重新认识了海伦·凯勒，也对黑色的眼睛能够发现白亮的光明这一哲理有了更深彻的体悟。当张俊鹏——北京书画院副院长，一位聋哑书画大家，却创造了虎画绝技的奇迹时；当邰丽华——《千手观音》的舞蹈代表，创造了被观众强烈要求将该节目定为每年春晚的保留节目时，我就像面对东边的地平线，看到即将喷薄欲出的朝阳，血管里的热血早已化为激动地呼喊，我在为消弭了一个个日子而羞愧愤懑的同时，也在一遍又一遍地默诵陶潜的《闲情赋》：“悲晨曦之易夕，感人生之长勤。”那一个个身影从我眼前闪过，包括我的堂姐，她们对自身的改变



多么像黑夜诞生了黎明、昏晦分娩了晨曦啊，我开始在自己身上摸索，想努力寻觅出一点什么亮色来，尽管有很多动作是笨拙的，甚或徒劳无益。

倘若认为机遇是一枚子弹，那就意味着它稍纵即逝，永不回头。我似乎要伸出手去抓住什么，也许它就是那一枚子弹，或者是一缕晨曦。当我的四位亲人相继因病逝去时，我刚刚高中毕业，面对未能确定的职业一筹莫展，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情感压力一度使我无力伸出手去抓住什么，更何谈一枚机遇的子弹或晨曦。给我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是我的初中同学——反击战中牺牲的一位英雄，他的事迹在家乡迅速传遍，我作为他的同学，跟着到处演讲和宣传，多篇通讯和特写经由我手写出在报上登载，我开始与文字相亲相近，成为文学的俘虏。

一颗孤独而沉默的心从此趋附歌唱。

一棵孱弱和表浅的小草从此开始遥望晨曦。

今天，我依然早起，为的是倾听晨曦的歌唱。我再次捧出一本小书，这第四本散文集，并将它命名为《晨曦在歌唱》，为的是铭记五柳老人的告诫：悲晨曦之易夕，感人生之长勤。

我要和青年朋友们一道，洗耳恭听晨曦的歌唱，那是世间最激动人心的盛典！





白露的姿态

白露，是一个节气，在处暑之后秋分之前。我这里说的是一种物质——白色的露水。当然，如这么直白地表述就韵味全无了，白露不仅仅是单纯的“白”加“露”，她是一位娇小的乡下女子，踏着可人的秋风，沿着半青半黄的草木小径，一路朝秋晨走来。

白露是有姿态的，她即使停驻在那儿，在草叶的尖尖上，在荷叶的圆盖中，在谷穗的锋芒间，那盈盈的台步，那皓皓的明眸，甚至那圆融的心思，都是无法遮掩的。白露是秀女，秀在雅洁，哪怕伴在粗粝的荆榛丛莽边，落在委顿的枯叶衰枝上，她也不失亮丽的眸子和清浅的笑靥。所以古人专门为她设置了一个节气，就像专门为一位名门闺秀定做了一套白缎的衣裳。处暑以后，天气转凉，人的心里那团火渐渐消散，盼望着秋风送来清清桂香与飒飒秋气，恰在这时，白露走来，她没有和谁预约，也没有向谁抛开一个媚眼，她清清静静，濡濡润润，团团圆圆，在你五更的窗前，或是夕下的花坛，微微地叹息一声：哎，就这儿落座吧。

我虔敬地恭维白露，赞美她的不俗与不群，实在有着自己的理由。很早了吧，我得过一种要不了命却疼痛难挨的疾病，医生谓之肾结石。住在医院里一个星期了，寂寞难耐，只有在满目的白色中极力幻想秋葵的金黄、牵牛花的淡紫和紫薇的大红。一个读书人竟然手边没有一本书，而且连一个谈论文字的熟人也没有，煞是无聊。可是有一天早饭后，我照常打吊针，突然病房里闯进来一位女孩子，十七八岁模样，束着短发，上身着淡蓝的短褂，下穿紧凑的黑裤，急急喘着气径向我的病床走来。女孩手上并无什么水果糕点之类的探望礼品，却拿着两本书，两本近期的《散文》月刊。

